

FEN XI  
ZHE XUE

〔日〕永井成男著 李树琦译

# 分析哲学





2 018 3150 8

# 分析哲学

(语言分析的逻辑基础)

〔日〕永井成男 著

李树琦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赵平

责任校对：王应来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王丹丹

**分析哲学**

Fenxi Zhexue

【日】永井成男 著 李树琦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总 经 销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08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 001—3 500册

ISBN 7-5004-0990-7/B·202 定价：7.30元

## 中文版序言

将我的拙著翻译成中文以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最初，承蒙本书译者李树琦先生将我所编著《现代逻辑方法论》（八千代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1年）的序论翻译成中文，以《现代逻辑的历史发展》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译丛》（1985年第3期）上。至今我跟李先生还是未曾见过面的书信朋友。据知李先生跟梁策先生是朋友，他们同样关心日本的现代科学哲学，而梁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期间（1981—1983年）跟我交往很深，便将他国内的李先生介绍给我了。

这一次，我的最初著作《分析哲学——语言分析的逻辑基础》（株式会社弘文堂，东京，1959年）能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我感到极大的荣幸。因为在我哲学研究的课题当中，本书乃是最基本的哲学论（什么是哲学，应该怎样研究哲学），它成为我最初研究成果的主要专著。

自本书在日本出版以来，光阴流逝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岁月了。然而时至今日，哲学论仍然是我研究的中心课题。面对这一相同课题，后来我又出版了《现象主义与世界》（株式会社世界书院，东京，1988年）一书，它集中了我近年的研究成果，并对本书即《分析哲学》一书又作了很多修正和补充。从当初哲学界诸多同人的评论中我吸收了许多教益，集中到了后来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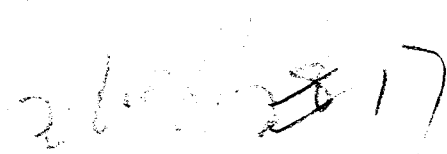
里。但是那种评论目前只局限于日本学者中间。这一次拙著译成中文，我能有机会倾听来自中国哲学家的评论，并从中学习和受益，对此我深表谢忱！

最后，对于李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表现出的深情厚谊，我再次由衷致谢！

永井成男

1989年5月8日于日本横浜

（译者注：本书各章注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页脚注，采用阳圆①、②、……编法，其内容主要是解释有关名词概念；另一种是章末注释，采用括号(1)、(2)……编法，其内容主要是说明引文出处或有关资料及作者的补充阐释等）



# 前 言

为了真正发挥哲学本身的作用，我们就要认真对待这样的问题：哲学究竟要研究什么？我们研究哲学，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法、以怎样的态度进行？这也就是平常所谓“哲学的本质和方法问题”，我们将在本书中试对这类问题给予探讨和回答。

哲学跟其他科学不同，比如当人们问起“哲学是研究什么的”时候，人们并不清楚所有哲学对这一主题的回答是否只有一种；而其他科学一般并没有这类情况。比如当人们问起“物理学是研究什么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全部物理学对这一主题的回答只有一种，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不同性质的学科可以称作“物理学”了。当某学科对上述主题的回答只有一种的时候，人们要说明该学科的本质和方法问题，那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当所有哲学对上述主题的回答是否只有一种的问题还不清楚的时候，人们要说明哲学的本质和方法问题，那就极其困难了。人们面对这种困难，至今尚无良策。但是终究还要回答这类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姑且认为“哲学”这个词只意味着一门学问，而我们也只限于研究它的用法问题，并求得对这个单纯性问题的总体解决。

本书只就“哲学”的如下用法问题进行探讨。人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中，而且在日常生活里也都有这样的思想活动：希望克服自己对问题模糊不清的认识，达到明白准确的理解。如果把人们

这种思想活动称作“明确化”，那么它就是全部“哲学的”研究活动。人们通常认为哲学的研究活动，也就是明确化的思想活动。我们把明确化的思想活动称作“哲学的分析”，或者简称为“分析”。当然这种意义下的分析不仅在哲学当中存在，就是在其他科学和日常生活当中也有，那就是在典型的“反思”式思想活动中出现分析的情况，只不过人们并不把这种情况称作“哲学的”。但是从科学和哲学的比较来看，我们需要注意以下的不同点：虽然分析对于科学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分析本身在科学当中决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科学的目的只在于构造理论；但是对于哲学来讲，分析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哲学中构造理论则是一种手段。因此，科学和哲学对于分析和构造来讲，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上恰恰相反：科学的手段是分析，目的是构造；哲学的手段是构造，目的是分析。在日常生活当中，则是既包含着通向科学的方面，又包含着通向哲学的方面。

通过把哲学限制在“分析的学问”即限制在全部哲学活动中普遍具有的“分析之学”，我们就可以达到主题归一的目的。但是有人也可能产生疑问：这种作法是否会妨碍人们对没有如上限制的哲学提出其本质和方法的根本问题呢？我们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即使哲学是凌驾于分析之学以上的学问，那么要说明这种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问题，也还是不得需要分析。

这对于初学者来讲大概比较难懂，所以我们先就历史的根由说起。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哲学”一词的规范和界说无非是“在当时代和科学相区别的学问”。在日常语言中，“科学”这个词使用得非常狭窄，但是如果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讲，哲学以外的所有学问都称作“科学”。就是说，学科大致分为科学和哲学。科学方法包括逻辑方法和经验方法（如观察和实验）。如

果从方法的角度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话，那么科学分为应用逻辑方法的数学和应用经验方法的经验科学。如果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话，那么科学又分为实证科学和形式科学。因为经验科学是以实在（现实世界）为研究对象，所以是实证科学；因为数学是以全部可能世界为研究对象，它本身并不传达现实世界的信息，并不具有事实的内容，所以是形式科学。经验科学或者实证科学又区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称为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等），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细致划分。

“菲拉索非亚”（哲学）的语源是希腊语 *φιλοσοφία*，它意味着“爱智”（*philos* = 爱，*σοφία* = 智）即热爱智慧，意味着爱智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本身还蕴含着向各门科学分化发展的可能性。欧洲哲学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科学与哲学保持和发展着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许多科学最初都是以哲学的形式出现的，但是随着这些科学的充分发展和成熟，它们便逐渐从哲学中依次独立出来。

由于“哲学”意味着“科学以外的学问”，所以哲学家涉及的领域常常是跟科学完全不同的哲学所固有的领域。直到18世纪，欧洲形而上学集中研究了哲学的这种固有的领域，因此哲学的中心便成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是一种认识实在的学问，它以不同于科学经验方法的那种哲学特有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实在。形而上学方法乍一看似乎是科学的逻辑方法；然而，由于逻辑方法并不能提供关于实在本身的任何知识，所以逻辑方法跟形而上学方法完全不同。于是人们把形而上学那种超经验的思想批评为“思辨”，并且把形而上学方法称为“思辨方法”，把形而上学哲学称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是思辨哲学，如果这种学问成立的话，那么由于它跟科学完全不同，所以它就成了哲学固有的领域。但是18世纪兴起了一场哲学大革命，人们开始对形而上



学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这场哲学革命是由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发起的。虽然欧洲大陆还存在着思辨的理性主义势力，但是由于经验主义的强大影响，大陆上也出现了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公元1724—1804年），他提出了批判主义学说。其后，形而上学尽管还不断地出现，但是哲学的强大势力却在于分析的倾向，就是说，哲学的中心已经放在了分析上。

到了本世纪，以英国和德国为中心又兴起了第二次哲学革命，这就是以反形而上学为主旨的新经验主义思潮，它是由英国的剑桥分析学派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学派为中心兴起的。从英国全部经验主义传统哲学产生出来的哲学流派，如德国的柏林学派、波兰学派、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等（维也纳学派最初也受到马赫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没有多久便和欧美各地相继诞生的类似学派汇合一道，发展成某种国际性统一的哲学运动。因为这些学派都把分析作为哲学的中心（其中许多学派甚至把分析作为哲学的唯一任务），所以它们也被统称作分析学派，而它们的哲学则被统称为分析哲学。这种分析学派得到了众多哲学家的支持，在世界哲学界形成了一大势力，其原因在于：分析学派跟现代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地保持着哲学和科学相互依存的关系，吸引着对20世纪科学无比信赖的现代理性。现代科学最新关注的对象是语言和行为，而对这些对象应用数学方法的领域也正在不断扩展；跟科学的这种最新倾向保持不可分割联系的正是分析哲学。在最近从哲学独立出来的科学当中还有跟分析哲学密切相关的符号逻辑和符号学，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科学，尤其后者（符号学）更是关于行为的科学。在这些领域以及跟这些领域相邻接的领域中，有很多分析哲学家跟科学家并肩战斗着。在邻接的领域中，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理论、自动翻译机理论、信息理论、行为科学等尖端科学领域中，都有分析哲学家的出色贡

献。由于分析哲学跟科学如此紧密地联系着，所以那些追求严谨哲学的人们大多倾向于分析哲学。

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哲学可以说是所谓“分析的时代”。即使有的哲学家把哲学看作分析之学以上的学问，他们也不能无视这种历史的事实。因此，把哲学限制在“分析”的这种作法至少不能说是一种时代错误。还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根据。在被分析之学排斥的哲学学科当中除了形而上学之外，还有价值哲学。例如，在“伦理学”学科当中的规范伦理学就有“……是善的”一类价值判断和“应该……”一类规范（道德命令），而道德原理则是成为价值判断和规范的最终根据。我们认为，探讨道德原理的学问既不属于形而上学，也不属于分析之学（尽管旧的规范伦理学在道德原理中也混杂着形而上学）。虽然分析哲学家带有一种倾向即把上述规范伦理学跟形而上学一起排斥，但是我本人认为规范伦理学还是应该存在的，当然也很难说这个学科的逻辑基础部分已经构成。正象许多学科那样，在构造逻辑基础部分时需要把该学科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而规范伦理学因为还没有构成逻辑基础部分，所以伦理学作为学问就应该置身于规范伦理学之外，把规范伦理学作为分析的对象，从而建立元伦理学（亦称分析伦理学），并把此看作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阶段。分析哲学家即使专门以元伦理学形式研究伦理学，他们也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一阶段上。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才把哲学限制在“分析”的范围里。但是必须反复强调：我们只是说在哲学研究中当我们要构造元科学的时候，并不应用那种即成的凌驾于分析哲学之上的哲学，我们并没有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讨论这种哲学。如果不把哲学限制在“分析之学”，那么，因为哲学的本质和方法问题乃是哲学的哲学（即关于哲学的哲学研究）问题，是探讨不断应用哲学的哲

学问题,所以这时就要用到形而上学和规范伦理学。然而由于这些学问(形而上学和规范伦理学)还没有构成逻辑基础部分,还没有搞清能使学者之间达到意见一致的方法,所以常常会导致空泛议论的不幸结果。

我们把哲学限制在分析之学,这种做法决不意味着我们把哲学限制在分析哲学;人们对此不要产生误解。在我们看来,“分析”只不过是“明确化”的代名词,它作为一种普遍性方法暗暗地渗入到一切哲学活动当中,所以对于“何谓分析”的问题,各个学派的哲学都有回答的权利和义务。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人们都可以对“分析”这个同一主题作出答复。比如,康德学派是以“批判的方法”回答的,现象学派是以“现象学的方法”回答的,辩证法学派是以“辩证的方法”(辩证法)回答的,而我们分析学派则是以“分析的方法”回答的。这些回答最终必须统一起来,但是直到目前即使在同一学派内部也都不能得到统一,所以统一的起点应该先从本学派内部开始。

在我们分析学派当中,可以肯定都在使用着“语言分析”这一共同的方法。但是当人们问起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方法时,可以说学派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学派里的很多学说都处于彼此对立和各执己见当中,既共处又相争。

所以我在本书中企图进行新的研究,即构造语言分析的逻辑基础部分,以寻求分析学派内部诸多学说的统一之点。我们不仅把语言分析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把语言分析作为研究的方法去研究语言分析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本书的作法在于应用语言分析的同时来研究语言分析问题。这好比阅读用日语讲解日语语法的书籍一样,如果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懂日语,那么他就很难看懂这本书;同样,由于在我的书中是应用语言分析来讲述关于语言分析问题的,所以读者必须预先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语言

分析。那么，这是不是说，假如读者预先并没有学过分析哲学，并不知道分析哲学的方法，则他就不能看懂这本书了呢？不是的。比如对于日语语法学习来讲，人们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掌握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只是要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用日语就可以了。同样，人们也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掌握关于语言分析研究结果的那种专门知识，只是要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用语言分析就可以了。如前所述，我们日常生活中凡有反思之处就在应用着分析，而且我们就把这种情况看作是语言分析。所以，如果读者能够跟着作者一起研究我们在反思中所应用的分析方法问题，并且努力了解这种共同的问题，那么本书对于读者来讲肯定会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

我们已经讲过，最近在语言分析的领域里还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属于科学范围的逻辑学和符号学。逻辑学方法称作逻辑分析，符号学方法称作符号学分析。逻辑的和符号学的分析既然已经作为科学从语言分析中独立出来了，那么作为哲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本身也就不能再被逻辑的和符号学的分析所代替。很多分析哲学家都把作为哲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本身看作是科学化方法，而我在本书中却不持有如此见解，我认为语言的哲学分析跟逻辑的和符号学的分析是不同的。然而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彼此割离和完全无关，相反，我们认为只有把两者紧密地合并一处，才能在看清它们彼此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逻辑学和符号学是科学，它们的本质和方法已经大体解决。所以当我们的分析是把跟科学紧密结合的分析哲学与其本身就属于科学的逻辑学和符号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这种分析工作才是最适恰可行的工作。

在解决哲学的本质和方法问题的时候，一般地说不能回避对哲学和科学关系问题的讨论。但是，当把哲学限制在分析之学、

而且当从分析哲学的立场即把分析理解成语言分析的立场出发时，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就可以被哲学分析和逻辑的及符号学的分析的关系问题所代替了。本书就是通过这种代替来探讨哲学和科学关系问题的，并且由此而试图解决哲学的本质和方法问题。

作者对上述课题进行了十余年的研究，本书就是这个研究的大致成果。为了使之臻于完善，我热切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对于已经学过不少哲学的某些读者来讲自不必说，只是对于初学哲学的读者来讲为了使之广泛读懂本书，作者将所有专门术语除不需要解释者均一一指出外，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都尽量给以解释。难懂之处请读者提出来，我也很愿意回答。作者考虑到，为了给具有一般性基础知识的读者以某些方便，本书各章事实上也可以作为半独立的论文来读。

我自考入早稻田大学哲学专业以来，能够成就本书全亏许多同人的热心帮助。将这一新的哲学传授给我的首先是恩师大滝武、今田竹千代、植田清次三位教授，对于他们的谆谆教导我由衷感谢。在我研究的所有方面，特别承蒙植田教授的恩教。本书的写作目的也是由教授热心指点的，即使在出版事宜上他也是多方关照。另外，科学逻辑学会和亚洲哲学研究会的各位先生和朋友们在各种研究中给了我许多方便，通过交谈和信往，我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激发和启迪，对此我深表谢意。

对于在本书刊行当中给我以有益指导和启示的攻读政治学的弟阳之助，对于督促和鼓励本书出版的弘文堂的田村胜夫先生，对于在我多年研究中从精神到物质上给予我极大支持的父母和兄长，我都一并深致谢忱。

永井成男

1959年6月

## 内容提要

本书是日本现代哲学界所公认的对分析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不是完全机械地照搬和介绍西方分析哲学，而是以独立的研究和阐述与西方分析哲学做比较性研究。其中，对分析性问题、分析悖论问题、哲学命题与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的关系问题等等，作者除了进行史论结合的深入探讨以外，还运用现代数理逻辑工具对大量实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构建出语言分析的逻辑基础。本书在日本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反响。

#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永井成男 ( 1 )
前言	( 1 )
第一章 序论	( 1 )
一 什么是分析	( 1 )
二 剑桥分析学派的“分析”概念	( 8 )
三 语言分析中的科学方法——逻辑分析和 符号学分析	( 30 )
第二章 关于“分析的”概念的辩论——从语义学 考虑	( 50 )
一 问题的提出	( 51 )
二 连续主义的出现——古德姆和怀特	( 56 )
三 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蒯因	( 64 )
四 连续主义还是二元论——蒯因和 卡尔纳普的对立	( 69 )
第三章 关于“分析的”概念的辩论——从哲学考虑	( 101 )
一 什么是“分析性”的问题	( 102 )

二	对哲学争论的结构分析——寻求解决方法…	( 110 )
三	分析命题的四种类型——对“分析的”概念的分析…	( 126 )
<b>第四章</b>	<b>对分析悖论的研究——从语义学考虑…</b>	<b>( 138 )</b>
一	问题的提出…	( 138 )
二	对并非语义学悖论的证明…	( 140 )
三	证明的完成…	( 150 )
四	结论…	( 160 )
<b>第五章</b>	<b>对分析悖论的研究——从哲学考虑…</b>	<b>( 163 )</b>
一	问题的提出…	( 163 )
二	关于知识三分法的设想——试着修改逻辑实证主义的二分法…	( 165 )
三	分析的思维过程的特征——分析的反思特点…	( 172 )
四	解决分析悖论的新方法…	( 176 )
五	同原来解决方法的关系…	( 178 )
六	分析和信息——分析传达新的信息吗…	( 186 )
<b>第六章</b>	<b>哲学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关系…</b>	<b>( 203 )</b>
一	分析模型的构成——基数概念的分析…	( 203 )
二	分析命题和语言规则——对规则论的批评…	( 210 )
三	分析命题和科学理论——科学主义的界限…	( 227 )
四	分析命题和哲学理论——新哲学论的设想…	( 234 )
五	明确化的悖论及其解决…	( 238 )



<b>第七章 哲学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关系</b> .....	( 246 )
一 语义分析还是事实分析——经验论的出现...	( 246 )
二 经验论的根本缺点.....	( 256 )
三 分析只局限在语言上吗.....	( 260 )
四 作为外延分析的事实分析.....	( 267 )
<b>第八章 分析的难题及其克服</b> .....	( 281 )
一 对“分析悖论”概念的扩展.....	( 281 )
二 分析和辩证法——语言分析和辩证法的 交叉点.....	( 284 )
三 作为逻辑困难的分析悖论的解决.....	( 290 )
四 真循环论和假循环论.....	( 295 )
五 作为哲学困难的分析难题的解决.....	( 318 )
<b>附论</b> .....	( 327 )
一 逻辑主义和分析哲学之在日本的回顾.....	( 327 )
二 科学地对待分析哲学.....	( 343 )
三 如何理解“分析”的问题.....	( 369 )
<b>译者后记</b> .....	( 383 )